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粉妝樓  
第六十二回 穿山甲遇過天星 祁巧雲替柏小姐

話說柏玉霜拿玉如意將沈廷芳打死，自己知道不能免禍，不如墜樓而死，省得出頭露醜，遂來到樓口攔身跳下。誰知那錦上天曉得沈廷芳上樓前來調戲，惟恐柏玉霜一時不能從順，故閃在樓口，暗聽風聲。忽聽沈廷芳“哎”的一聲，倒在樓上，錦上天急來救時，正遇柏玉霜墜下樓來，他即搶步向前一把抱住，叫道：“你往那裏走！”大叫快來拿人。那些家人正在上前伺候，聽得錦上天大叫拿人，慌得眾人不知原故，一一前來，看見公子睡在地下，眾人大驚，不由分說將柏玉霜擒住，一面報知夫人，一面來看公子。祇見公子天靈打破，腦漿直流，渾身一摸，早已冰冷。那些男男女女，哭哭啼啼，亂在一處。沈夫人聞報，慌忙來到書房，見了公子已死，哭倒在地。眾人扶起，夫人叫眾人將公子屍首抬過一邊，便叫問柏玉霜道：“你是何人？進我相府，將我孩兒打死，是何原故？”柏玉霜雙目緊閉，祇不作聲。夫人見他這般光景，心中大怒，忙令家人去請太師，一面將沈廷芳屍首移於大廳停放，忙成一堆，鬧個不已。按下家中之事。且言那沈謙因得了二將，心中甚喜，正在米府飲酒，商議大事。忽見家人前來報道：“太師爺，禍事到了！今有公子回來，帶了一個淮安姓柏的女扮男裝的客人，上了御書樓，不多一會，不知怎的那人將玉如意把公子打死了，現在夫人審問原由，著小人們請太師爺速速回去。”沈謙聽得此言，這一驚非同小可，頂梁門轟去六魄，泥丸宮飛去三魂，起身便跑，米順在旁聽得，也吃了一驚，連忙起身同沈謙一同而來，審問情由，不表。

且言這長安城中，不一時就哄動了那些百姓，三三兩兩，人人傳說道：“好新文！沈公子帶了一個女扮男裝的腳色回來，不知何故，沈公子卻被那人打死了，少不得要發在地方官審問。我們前去看看是個甚麼人！”不表眾人議論。且言那秋紅同龍標、金輝、楊春四人，在相府前等候柏玉霜出來。等了一會，不見出來，四人正在著急，忽見相府鬧將起來，都說道：“不好了！公子被那淮安姓柏的打死了，有人去請太師爺，也快回來了。”門口人忙個不住。秋紅聽得此言，魂飛魄散，忙同龍標等四人起身就走。走在一個僻靜巷內，秋紅哭道：“我那苦命的小姐，千山萬水已到長安，祇說投奔老爺，就有安身之處。誰知趕到了此地，卻弄出這場禍來，叫我如何是好？又不知老爺的衙門在何處，那個來救小姐？”龍標道：“不要哭，哭也無益。俺且尋一個下處放下行李，再作道理。”金輝道：“北門口我有個熟店。昔年在他處住過的，且到那裏歇下來再講。”當下四人來到這個熟店，要了兩間單房，放下行李，叫店小二收拾夜飯吃了。秋紅點著燈火，三位英雄改了裝，竟奔沈府打探去了。這且不表。

單言那沈謙同吏部米順回到相府，進了後堂，祇見夫人伴著沈廷芳的屍首，在那裏啼哭。沈謙見了心如刀絞，抱住了屍首大哭了一場，坐在廳前，忙令家人推過兇手，前來審問。眾家人將柏玉霜推到面前跪下，沈謙叫道：“你是何人？為何女扮男裝前來將我孩兒打死？你是何方的奸細？是何人的指使？從實招來！”那柏玉霜低著頭祇不作聲。太師大怒，叫令動刑。柏玉霜想道：“若是說出實情，豈不帶累爹爹又受沈賊之害？不若改姓招出，免得零星受苦。”遂叫道：“休得動刑，有言稟上。”沈謙道：“快快招來！”柏玉霜道：“犯女姓胡，名叫玉霜，祇因父親出外貿易，家中晚娘逼我出嫁匪類，無奈，故此男裝出來尋找父親。不想被公子識破，誘進相府，哄上後樓，勒逼行奸。奴家不從，一時失手將公子打死是實。”沈謙回頭問錦上天：“這話是真的麼？”錦上天回道：“他先說是姓柏，並不曾說姓胡。”米順在旁說道：“不論他姓柏姓胡，自古殺人者償命。可將他問成劓罪，送到都察院審問，然後處決。”太師依言，寫成罪案原由，令家人押入都堂去了。

原來都堂不是別人，就是他嫡親的父親，掌了都察院正印，柏文連便是，自從在雲南升任，調取進京，彼時曾遣人至鎮江問小姐消息，後聞大鬧鎮江，小姐依然流落；柏公心焦，因進京時路過家中，要處死侯登，侯登卻躲了不見柏公。柏公氣憤，不帶家眷，祇同祁子富等進京，巧巧柏玉霜發落在此，當下家人領了柏玉霜，解到都堂衙門，卻好柏爺正坐晚堂審事。沈府家人呈上稟詞，說道：“太師有命，煩大人審問明白，明日就要回話。”柏文連說道：“是甚麼事，這等急法。”便將來文一看，見了“淮安賊女胡玉霜，女扮男裝潛進相府，打死公子；發該都院審明存案，斬訖報來。”柏爺大驚回道：“煩你拜上太師，待本院審明，回報太師便了。”家人將柏玉霜交代明白，就回相府去了。柏爺吩咐“帶胡玉霜後堂聽審。”眾役將柏玉霜引入後堂，柏爺在燈光下一看，吃了一驚，暗想道：“這分明我家孩兒玉霜！”又不好動問，便向眾役道：“你等退出大堂伺候。此乃相府密事，本院要細審情由。”眾人聽得吩咐，退出後堂去了。柏爺說道：“胡玉霜，你既是淮安人，你可抬起頭來看一看本院。”柏玉霜前是唬昏了的，並不曾抬頭睜眼，今番聽得柏爺一聲呼喚，卻是他父親的聲音，如何不懂？抬起頭來一看，果然是他爹爹，不覺淚下如雨，大叫道：“爹爹！苦殺你孩兒了！”柏爺見果是他的嬌生，忙忙向跟前一把扶起小姐，可憐二目中潑梭梭的淚下如雨，抱頭痛哭，問道：“我的嬌兒！為何孤身到此，遇見奸徒，弄出這場禍來。”柏玉霜含淚便將“繼母同侯登勒逼，在墳堂自盡，遇著龍標相救。後來侯登找尋蹤跡不見，秋紅送信同投鎮江舅舅，不意又遇米賊招安。祇得男裝奔長安而來，不覺被沈廷芳識破機關，誘進相府，欲行強逼，因此孩兒將他打死”的話，說了一遍。

柏爺說道：“都是為父的貪戀為官，累及我孩兒受苦。”說罷，忙令家人到外廂吩咐掩門，自己同小姐進了內室。早驚動了張二娘、祁巧雲並眾人丫鬟前來迎接，柏玉霜問是何人，柏爺一一說了底細。玉霜忙忙近前施禮，說道：“恩姐請上，受我一拜。”慌得那祁巧雲忙忙回禮道：“奴家不知小姐大駕降臨，有失遠迎。”二人禮畢坐下。祁巧雲便問道：“小姐為何男裝至此。”柏爺將前後情由說了一遍。巧雲大驚道：“這還了得！”柏玉霜道：“奴家有願在先，祇是見了爹爹面訴，明了冤枉，拿了侯登，報讐雪恨，死亦瞑目。今日既見了爹爹，又遇著恩姐，曉得羅網下落，正是奴家盡節之日。但是奴家死後，祇求恩姐早晚照應我爹爹，別無他囑。”這些話聽得眾人哭聲淒淒慘慘。柏爺道：“我的孩兒休要哭，哭也無益。待我明日早朝，將你被他誘逼情由上他一本，倘若聖上準便罷；不然為父的拼著這條老命與你一齊去罷，免得時時懸念。”柏玉霜道：“爹爹不可，日今沈謙當權，奸黨盤結，況侯登出首羅網，誰不知道是爹爹的女婿？當初若不是侯登假爹爹之名出首，祇怕爹爹的官職久已不保了。孩兒拼了一死，豈不乾淨！”柏爺聽得此語越發悲傷。

那張二娘同祁巧雲勸道：“老爺休要哭，小姐尚未用飯，可安排晚膳，請小姐用飯，再作道理。”柏玉霜那裏吃得下去！一會兒祁子富來到後堂，看見小姐，行了禮道：“適纔聞得兇信，我心中十分著急，祇是無法可施，奈何！奈何！”不想那巧雲同他父親商議：“我父，女兒上年不虧羅公子，焉有今日？就是後來發配雲南，若不是柏爺收著，這性命也是難存。如今他家如此，豈可不報？孩兒想來，不若捨了這條性命，替了小姐，這纔算知恩報德，節義兩全的，萬望爹爹見允！”祁子富聽得此言，大哭道：“為父的卻有此意，祇是不可出口；既是你有此心，速速行事便了。”當下祁巧雲雙膝跪下，說道：“恩父同小姐休要悲傷，奴家昔日多蒙羅公子相救，後又多蒙老爺收留，未曾報答。今日難得小姐容貌與奴家彷彿，奴家情願替小姐領罪，以報大恩。”玉霜道：“恩姐說那裏話來，奴家自己命該如此，那有替死之理？這個斷斷使不得的！”巧雲道：“奴家受過羅府同老爺大恩，無以報答，請小姐快快改裝要緊，休得推阻。”柏老爺說道：“斷無此理。”祁巧雲回道：“若是恩爺同小姐不允，奴家就先尋了自盡。”說罷，望亭柱上就撞碰。慌得柏玉霜上前抱住，說道：“恩姐不要如此。”那祁子富在旁說道：“這是我父女出於本心，並非假意；若是老爺同小姐再三推辭，連老漢也要先尋死路。這是愚父女報恩無門，今見此危難不行死報，便非人類了。”柏爺見他父女真心實意，便向柏玉霜哭道：“難得他父女如此賢德，就是這樣罷。”柏玉霜哭道：“豈有此理？父親說那兒話，是女孩兒命該如此，豈可移禍於恩姐之理！”再三不肯。祁巧雲發急，催促小姐改裝，鬧了一夜，早已天明。祁巧雲越發著急，說道：“天已明了，若不依奴家，就出去喊叫了。”柏玉霜怕帶累父親，大放悲聲，祇得脫下衣衫與祁巧雲穿了，雙膝跪下說道：“恩姐請上，受奴家一拜。”祁巧雲道：“奴家也有一拜。”拜罷，父女四人並張二娘大哭一場。聽得外廂沈相府的原解家人，在宅門上大叫道：“審了一夜，不送出來收監，是何道理？我們要回話去呢！”柏爺聽了此言，祇得把祁巧雲送出宅門，當著原解家人，帶去收監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